

每一条天气谚语都有烟火气



《中国天气谚语志》
宋英杰
2020年9月
中信出版集团

蛮荒时代，人类除了面对毒虫猛兽侵袭，天气威胁亦不待言。如果没有对自然的认识与适应，人类发展必定举步维艰。看天，是所有动物的本能，非洲草原动物的恢宏迁徙场面，本就是动物看天的结果。

天气谚语源自生活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聊“天”，其中精彩的部分被记载、被检验，然后得以传世。曾经观云相雨的俗谚，虽然

未必能成为现代意义的卜天之术，但那些言语有性情，有妙趣，透露着先人看待世界的思想轨迹。本书是中国气象先生、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宋英杰的潜心之作。凭借其多年强大的专业积累和知识功底，他从气象大数据的角度，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梳理和解读了从古到今的气象谚语，其中不仅蕴涵着千百年来积累的民间智慧，更含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提起天气谚语，许多人信口就能来上几条。如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根据一些学者的搜集和统计，我国流传至今的天气谚语不下40000条。

天气谚语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作用。19世纪30年代，随着电报技术的发明，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天气预报系统正式诞生。而在此前，一个熟知并能够熟练运用天气谚语的人，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水手，一个种植庄稼的好把式，或者是诸葛亮那样出色的军事家。那些懂得更多看天技巧的长者，往往在一地享有德高望重的尊敬地位。

透过宋英杰搜集的天气谚语我们可以得知，虽然许多不同文化的谚语意思相近，

但更多谚语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这种差别化不仅仅因为文化，而是天气特征本身使然。同样的国家，不同的纬度，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形，天气规律往往千差万别。比如海洋气候与内陆山区就有很大的不同，山脚与山峰、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均存在极其鲜明的差别，即便是同样用来描绘降雨征兆，各地的天气谚语表达内容亦有很大的不同。

在宋英杰看来，谚语最初并不一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对仗押韵，只是经过文学家的一次次加工改造，谚语才变得朗朗上口，更易传播。不过，文学本身有其自身规律，所有的改造均难免夹杂文人的“私心”。如此一来，本来只是单纯用来看天的谚语，有的渐渐改造成一语双关式的生活或者人生哲学。比如我们常用“六月的天说变就变”比喻一些人情义的善变，用“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面临形势的严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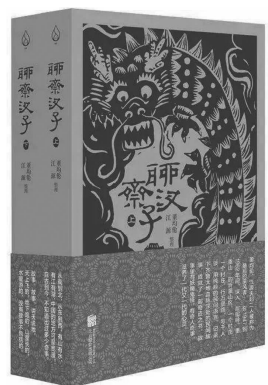
殊不知，能够流传至今的天气谚语，大多经过历史的千淘万洗，没有庙堂之高的权力印痕。虽然千百年来，天气谚语被掺进了许多文化基因，但也不是所有的强加都能融合成新的文化得以流传。历史上，上天有着强烈的寓意，能够与上天直接对话的

绝非等闲之辈。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中曾有一篇文章《西门豹》，说的是战国时期，魏王派西门豹去管理邺这个地方。西门豹到达当地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曾自命有祈雨的宏大之“责”。究其原因，一方面借此表达体恤民情的隆恩，另一方面则是借此展现出上承天意，强化自身统治的所谓自然法则，即“顺天意”。还有，历史上将彩虹这种司空见惯的天象当作祥瑞的现象亦不鲜见。值得指出的是，那些用华丽词藻描绘的祭词或上疏，因缺乏民间的烟火气，终没能像天气谚语一样在民间落地生根，源远流长。

本书的一个亮点在于，宋英杰虽然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天气谚语送进了故纸堆，但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人们对天气谚语的创造热情并未衰减——许多年轻人正借助网络等新兴科技手段，创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谚语，比如“以前，被窝以外，都是远方；现在，被窝之内，也是冰箱”。千百年后，谁能说这不会成为未来的天气谚语呢？

一言以蔽之，只要有烟火气，天气谚语就会有萌芽的土壤。
禾刀

这对夫妻为何写这本“特别土的书”



《聊斋汉子》
董均伦、江源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过去四年，我跟无数人谈起过我要出一本叫做《聊斋汉子》的奇书，朋友们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首先问：“这是一本讲聊斋的书吗？”然后是问“汉”字怎么读，或者直接就读成“聊斋汉子”。然后我就只好告诉他们，“汉”这个字读“cha(四声)”以及《聊斋汉子》不是聊斋。

《聊斋汉子》是一本故事集。在蒲松龄的老家山东，在沂蒙山区一带，人们把神

话传说一类的故事，都叫做“聊斋汉子”，所以说个聊斋汉子，就是讲个故事的意思。讲什么故事呢？山南海北，鬼怪仙狐，从“传麦种”到“奇异的宝花”到“画里的媳妇”，什么都有。《聊斋汉子》里面收录了一个故事《画里人家》，这个故事的开头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山有水，有江有湖，中国的地方可是宽漫，中间不知道出过多少奇事”。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被“宽漫”这个词深深打动，这个陌生的词不必解释，自然就能理解，同时又充满野性的活力。它可以拿来形容我们的国家，但读完《聊斋汉子》全书，你会发现，“宽漫”这个词，拿来形容那些神奇的民间故事，也是那么合适。

不用说，《聊斋汉子》是一套特别土的书，从故事到语言，包括“聊斋汉子”这个题目，都是如此——但真正扎在土里的东西，才能长得结实、长得长久。最早准备重新出版《聊斋汉子》的时候，我想把它改成“董均伦爷爷的中国故事集”之类的题目，就是怕“聊斋汉子”这个题目太土，太不可理解，也怕一本沂蒙山区采录而来的民间故事集无法引起其他地区读者的兴趣。还好我们没有这么做，“土”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些故

事，是董均伦和江源夫妇花了17年的时间，在沂蒙山深处的村庄，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个一个问出来的，它们不需要再次包装，如实呈现，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大的敬意。至于说故事的地域性，“崂山道士”之类从齐鲁大地上走出来的故事，早已普及在中国人的心里，整本《聊斋志异》，怕有一半都是源自山东民间故事吧。从蒲松龄到莫言，一代一代作家从齐鲁大地吸纳民间故事的养分，真正有说服力的，是故事本身，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新版《聊斋汉子》收录了101个故事，有讲农作由来的《两个穗头的谷》，有讲地理起源的《黄河的故事》，有讲神奇宝物的《金须牙牙葫芦》，有讲动物的《找姑鸟》《狗为什么咬猫》，有讲爱情的《画里人家》，至于各种精灵古怪，那更是数不胜数，《白果仙》《梨花仙》《狐狸仙》《狐狸媳妇》《蝎子精》《鲤鱼精》《蛇娘娘》……打开了《聊斋汉子》，简直就是打开了中国故事的宝库，而故事本身，又是另一个宝库，里面什么都有。董均伦在谈到《聊斋汉子》和民间故事的时候，借了一句关于张果老的谚语，说“问了多少人，不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眼前

的路连着过去的路，朝前走时别忘了朝后看，《聊斋汉子》里的故事，就是我们回望来路的时候，忍不住要一再赞叹的风景。那浓浓的泥土气息，更是我们这个农作文明的来处。

前些日子，我把这套书送给贾放先生，她是故事形态学巨擘普罗普的中国译者，对故事的“土气”赞不绝口，“不要以为民间故事只有土气，其实这是最有国际性的一个领域，一个故事讲出来，不管哪个国家的人，立刻都能理解，因为每个民族，都有类似的故事”，确实如此，《聊斋汉子》里面的故事，先后在日本和德国被翻译出版，就是因为，故事是一场相遇。

中国人有采风的传统，从诗经到乐府，倾听的都是大地上的故事和歌谣，在这个意义上，董均伦和江源夫妇，称得上是这片土地上最后的采风者。不是说再没有了在路上行走听故事的人，但万里之行，只为故事，这种人生选择，已经不易，至于那些住着老人、藏着故事、道路不通的村庄，在时代的变迁之中，还剩下多少讲故事的老人呢？还好，人们一代一代来了又去，而故事总是在。
涂涂

关外来鸿情谊切



《常熟翁氏友朋书札》
李红整理
2020年9月
凤凰出版社

翁心存是晚清名臣、体仁阁大学士，其三子也都有所成就，尤其是三子翁同龢，有状元身份，光绪师傅，名气最大，一度炙手可热，多人奔走门下，权势熏天。萨迎阿，属满清亲贵，年长翁心存12岁，看其履历，文武兼备，宦海沉浮，做过伊犁将军、西安将军、热河都统。翁心存除了出京短暂做学政外，基本上都在京城。而萨迎阿多在京外。

大致就是在奉天时期，他与翁心存多有书信往来，彼此交心，成为知音。萨迎阿虽然年长，但对他口中的“二铭仁弟”却特别客气。

《常熟翁氏友朋书札》之中，两人在谈论工作、评价同僚之余，也不忘联络感情，说些家常，谈些文墨，还有关外物候，风雅有趣，令人感慨。萨迎阿某次致信翁心存，他在谈沈阳大雨之前，细说陪都五部司员，升迁无望，缺多拥滞，最终他办了好事，皆大欢喜，“此实二百年未尝得遇之举”，但“非此不足以鼓励人材”。“五部之房多半坍塌，亦兄一力，方始借款修理”。这是说翁心存费心周旋协调，五部房屋才得以修缮。萨迎阿紧接着才说奉天天气：十日连雨，亦沈阳所罕见，今幸放晴，田禾尚无大伤，新民所属一片汪洋，此亦年年不免，伏中今年为尤甚也。还是在同一封信中，萨迎阿向翁心存殷切说道：正三年，何日月之速如此，不胜热云辽树之思。道光十七年九月初，萨迎阿致信翁心存：天气渐寒，事忙日短。清兴不暇举动，霜降草枯，边马不至，真应风不相及之言。虽用人不当，不免偷漏，亦断不

致如此。以沈京之人烟辐辏，十月抄将军出围将兵，诘不撤马，此商贩所习，如今北市无马，足征群未入边，乃实据也。冷兵器时代，马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萨迎阿是伊犁将军，翁心存担任过兵部尚书。两人切磋交流，抵掌谈兵，此之谓乎？

萨迎阿在致信翁心存中，也曾提及送一些礼品之事，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如茶饼等，还有帽貂之类。萨迎阿展纸提笔，细说近况：自去冬至今未得学书，近又学射，散署即赴鼓柝，昏黄归舍，作信每于灯下。转眼清明，又是门前一片梨花云之时，计别叔度已二度新春，能无屋梁落月之同感耶？萨迎阿说过寄送“帽貂二枚”之后，又提醒道：裁缝匠人善偷，不可不防，不可不知其弊。真是体贴入微，无话不谈呢。萨迎阿在书信中提到自己的女婿明古渔得授琼州太守，央请翁心存多多照拂之意，尽在不言之中。

道光二十九年，萨迎阿年已七旬，玉门三出，万里独来。他告诉翁心存，自己“才短筹军，心气累损，双目昏花，不能作字，良为可慨，无苦可陈”“一身多病，万里未归。以

官为家，一言难尽”。萨迎阿念念不忘聊以自慰的，还是自己的书墨之道。他对翁心存推心置腹地说道：晋人作书全是天机流露，人力不形，无义不赅，无法不备，所谓超乎古今人书之上，而极于微妙。迎虽知其用笔之法，近年目花不能学矣。萨迎阿还告诉翁心存：迎舍下书房壁刻蒙山先生真书《兰斋》，笔笔入妙，非细阅不能领会其意。大小儿书龄在京，吾兄暇时可往一观，何如？这一年，蛰伏江南十年的翁心存返回京城，已经年近六旬，而年已七旬的萨迎阿则在此后八载，仕途凶险，虽最终又得起复，任西安将军，但在咸丰七年，就去世了。翁心存在同治元年，因其长子翁同书受到曾国藩弹劾几乎被杀而备受打击，在屈辱绝望中溘然长逝，得年71岁。

晚清两位官员，一为汉臣，一为满员；一个多在京外奔波，一个基本居京为官；一个来自关外，一个出生江南常熟。但机缘巧合，宦海偶尔机缘，彼此成为至交。共同的爱好，更让两人无话不谈。透过历史的云烟，留存下的白纸黑字友朋信札，让我们领略到晚清官场的隐秘一角。
雷雨